



海豚书馆

〔英〕爱德华·李尔

胡诌诗集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31

胡诌诗集

[英] 爱德华·李尔 著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诌诗集 / (英) 李尔著 ; 陆谷孙译. —北京:
海豚出版社, 2011. 8
ISBN 978 - 7 - 5110 - 0501 - 4

I. ①胡… II. ①李… ②陆… III. ①诗集 - 英国 -
现代 IV. ①I561.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1184 号

书 名: 胡诌诗集
著 者: [英] 爱德华·李尔
译 者: 陆谷孙

责任编辑: 王 玮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 - 68997480 (销售)
010 - 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 - 68998879
印 刷: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
印 张: 3. 875
字 数: 52 千
版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10 - 0501 - 4
定 价: 15. 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书馆”缘起

沈昌文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丛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举了。
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…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鸣。”

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

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我高兴自己现在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译者絮语

陆谷孙

若干年前，正在编辑《万象》杂志的陆灏老弟，约我翻译爱德华·李尔（Edward Lear）的《胡诌诗集》（*A Book of Nonsense*）。诗不可译，方家之言（个别驯手自然不在此列）；信口胡诌之诗，似更无从着手，因为一看内容，诗人所记地点、人物和题材，如“山花趁马蹄”般随性发散，兴之所至，无中生有，插科打诨，虚无诡谲，有时近乎独家放言狂欢，而读者则不知所云。果然，鄙译发表若干之后，即遭批评甚至詈骂，说是“两个姓陆的（陆灏‘陪绑’）吃饱了饭没事干似的”（“豆瓣”网友语）。另一方面，英国文学中向有童

谣儿歌传统，这胡诌打油诗，初兴于十八世纪，越百年，到了李尔手中，势更大炽，因当时多用于幼儿教育，严格讲究格律：五行之中，第一、二、五行一般含三音步而较长，同押一韵；第三、四行含两音步而较短，另押一韵（若用公式表述更可一目了然，即 3/3/2/2/3 的音步和 aabba 的韵脚）；诗行内，音步构成的节律可以是轻—轻—重，也可以是轻—重—轻，且不排除用词的重复。（也有将第三、四两行接排作一行而以四行排印的，公式相应改作 3/3/2—2/3 和 aa/b—b/a。）胡诌诗的这种音乐感，对于矫正幼儿音素误读，对于幼儿体验英语的节律，习惯成自然，逐步形成敏感，进一步发展到理性认知，大有裨益。举个例子说吧，谁能把“Chippy wippy sikky tee/Bikky wikky tikky mee/Skip-py chippy wee”说得极溜，那么非但/i/和/i:/两个元音音素能够读准，英语的节奏意识也会大大增强。《胡诌诗集》之所以一度受到欢迎，这形式上的长处功不可没。更何况李尔本人还是画家——传说曾教过维多利亚女王作画——为一诗配一图（都是漫画），当能进一步激发学童兴趣。

一经翻译，特别是从一种分字连写成词的表音语言，译入另一种单字分写表意和/或意音语言，形式上的转移，已经使音步、格律、韵脚等诗的技术性元素对新的译入语受众失效，因而也才会受到部分读者对译出《胡诌诗集》必要性的质疑。试设想如果拘泥于形式，把下面这样的“胡诌诗”

There was an Old Man of Melrose,
Who walked on the tips of his toes;
But they said, 'It ain't pleasant, to see you at
present,
You stupid Old Man of Melrose.'

刻板地译作：

有个梅尔若斯的老头，
他用脚尖把路走；
可别人说：“这可不像样，看你现在的
模样，
你这梅尔若斯的笨老头。”

而全书一百多首的胡诌诗又都是按大致雷同的体例写成的，要说个性，大多被掩埋在共性之下，那么，这样一个译本绝对是平淡寡味到极点的“泥车瓦狗”，说“两个姓陆的吃饱了饭没事干似的”也

很在理。现在，我们把英文原文五行或四行实录，维持上述公式，供有兴趣的读者吟诵练舌或遥想当年学童的语言习得；同时，既然是“胡诌诗”，译出内容时，干脆挣脱形式的紧身衣，放开手脚，允许有限度的“胡诌”（包括变换句序，避免重复，参画改诗，打破单调等）。用心在于：从内容到形式用汉语尽量保存爱德华·李尔《胡诌诗集》的精华。这是一种尝试，能否得到读者认同，我们静候指教。胡诌打油，积靡使然，作为一种传统，并未绝唱于李尔，时至二十世纪，还有作家续写，如以小说《南风》著称的英国作家乔治·诺曼·道格拉斯（George Norman Douglas）。只是风俗与化移易，胡诌诗在新一代手中，常多色情内容。

说到李尔一生以及《胡诌诗集》的内容，如今是电脑时代，搜索引擎五花八门，读者自查可得，毋庸赘言。这儿只想就李尔和胡诌略说几句。李尔虽自称“要给千万人送去无害的笑”，本质上却毕生与笑无缘，只是个独行的“他者”：癫痫、独身、气喘、半盲、种种社会钳制形成的离群恐怖、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对非理性和暴力的焦虑、

对荒诞的彻骨敏感、对意义的无谓追求、对约定俗成各种语言规则的大不敬戏仿和蔑视——这一切大凡愿意细细咀嚼《胡诌诗集》的读者，多少都会有所体认。而所谓 nonsense（胡诌，无意义），往深里想去，其实就是一个变形人间的 good sense（常识，正常意义）。在荒诞与常识之间打上一个等号，是多少现代派到后现代文学作品的主题？只不过李尔是采用诉诸视觉的夸张方式表达，先走一步而已；而由于漫画的受众主要是儿童，也较易被人忽略。不过，李尔及其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也能占一席之地，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而绝不只是因为他反映了有闲阶级的英国特征（Britishness）。

我这儿“东施效颦”，也来上一首“胡诌”，打油之余，看看荒谬与常识之间的关系：

There were in Henan pigs very lean,
They are good to look at than to eat;
Due to a chemical powder, added to the fodder,
The athletic pigs poison and cheat.

自由试译：

河南地方健美猪

中看不中吃想得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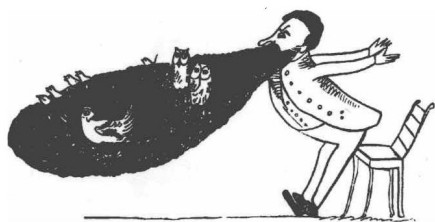
化学品，瘦肉精

拌进饲料毒害吃肉人

李尔是个悲剧人物，一生与胞姐为伴，虽也不乏丁尼逊这样的文友，同他关系最契的却是他的厨子，而落葬时居然没有一个吊客到场，可谓生也柔脆，死也枯槁。悲剧作家需由悲剧人物翻译。笔者自知在这一方面还不具备充分的资质，那就继续努力吧。

最后，推荐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学术年刊 *Revista Alicantina de Estudios Ingleses*（1993 年第 6 期）的英文论文 *Rule-Breaking and Meaning-Making in Edward Lear*，有兴趣的读者更可根据此文所附文献目录，扩展阅读，进一步理解李尔及其作品。

说明：第一到四十三首译文曾在《万象》连载，当时依据的旧版，诗为五行；第四十四首以后为新译，依据一九九二年兰登书屋“人人文库”（Everyman's Library）本，诗为四行。插图为李尔自绘。



There was an Old Man with a beard,
Who said, 'It is just as I feared! —
Two Owls and a Hen,
Four Larks and a Wren,
Have all built their nests in my beard!'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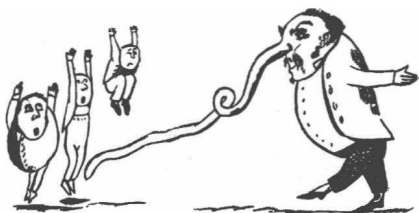
有个老头蓄胡须
他说“果如我所虑！——
胡须一长引来鸟作巢，
鸡婆之外两老鸱，
还有四只雀儿加鹧鸪。”



There was a Young Lady of Ryde,
 Whose shoe-strings were seldom untied;
 She purchased some clogs,
 And some small spotty dogs,
 And frequently walked about Ryde.

赖德地方有少妇
 难得不结鞋带便举步
 买来木屐笃笃行
 小花狗绕膝伴她亲
 出没赖德留倩影

三



There was an Old Man with a nose,
 Who said, 'If you choose to suppose,
 That my nose is too long,
 You are certainly wrong!'
 That remarkable Man with a nose.

有个老汉生长鼻
 不许别人来挑剔
 “谁说我的鼻子长，
 准是有眼无珠的大混账！”
 活脱一个怪老丈

四



There was an Old Man on a hill,
Who seldom, if ever, stood still;
He ran up and down,
In his Grandmother's gown,
Which adorned that Old Man on a hill.

山上一老翁
成天急急行如风
身披奶奶的花长袍
山上山下到处跑
装扮真绝妙

五



There was a Young Lady whose bonnet
Came untied when the birds sate upon it;
But she said, 'I dont care!
All the birds in the air
Are welcome to sit on my bonnet!'

鸟儿飞落草帽栖
少女帽带不得系
“不在乎，不要紧！
遮阳帽一顶，
天上的鸟儿都欢迎。”